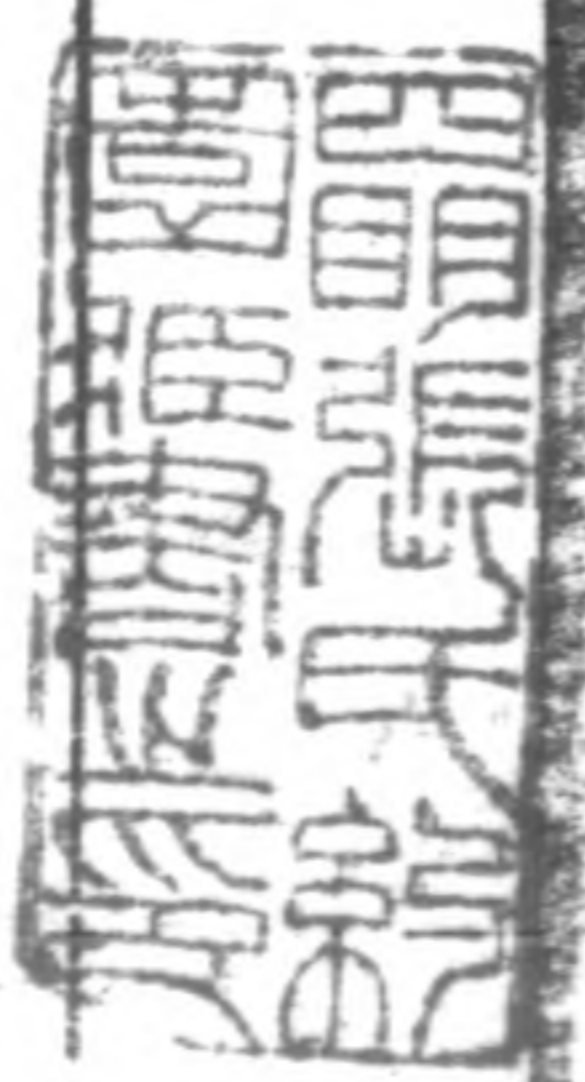


蔡中郎文集卷之六

答丞相可齋議



日月詔召尚書問立春當齋迎氣東郊尚書左
丞馮方毆殺指揮使於尚書西祠可齋不得無
不宜具對議即臣蔡邕博士任敏死罪對案禮
上帝之祠無所為廢齋者所以致齋不敢渙散
其意宮室至大指使至微不在齋潔之處元和
詔禮無免齋宜以自潔靜交神明本無嫌間祠
室又寬可齋無親詩云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

事上帝聿懷多福夫齋恭以奉明祀文王所以
懷福無有不宜臣敏愚慙死罪

幽冀二州刺史久缺疏

臣聞國家置官以職建名臣愚淺小才竊假階
級官以議為名職以身為貴智淺謀漏無所獻
替夙夜寤嘆憂悸怛惕臣邕頓首死罪伏見幽
州奕騎冀州強弩為天下精兵國家瞻仗四方
有事軍帥奮攻未嘗不辨於二州也頃者以來
連年饑荒穀價一斛至六七百故護烏桓校尉

夏育出征鮮卑無功而還士馬死傷者萬數弓
兵散亡幾盡生民之本守禦之備無一可恃百
姓元元流離溝壑寇賊輩起莫能禁討長吏寒
心朝不守夕卒有他方之急則役之不可驅使
自為寇虜則誅之不可擒制豈非可憂之難三
府選幽州刺史踰月不定臣恠問其故云避三
互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二州之中少素
有威名之士或拘限歲年示應選用孤親遲淹
兩州空懸萬里蕭條無所管繫每冀州長史初

除詔書治嚴不過五日今者刺史數旬不選誠非其理愚以為三五之禁禁之薄者以陛下威靈申明明禁令對相部主尚生畏懼不敢營辦况乃三五何足為嫌孝景時梁人韓安國坐事被刑起徒中為內史武帝患東越數反拜故待詔會稽朱買臣宣帝時患冀州有盜賊故京兆尹張敞有罪逃命上使使就家召張敞為冀州刺史安國徒隸買臣郡民皆還治其國張敞亡命擢授劇州豈願三五拘官簿得赦時之便也卒

獲其用遺芳不滅此先帝不誤已然之事三公明知二州之要尤宜揀選當越禁取能以救時弊而乃持畏避自遂之嫌願爭臣士人之貴苟避輕微之科禁竊見日月拘忌選既稽滯又未必審得其人則一部蠢將為憂念願陛下少蠲禁忌上則三帝用三臣之法任職相○故吏在家若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時月三五以差厥中臣悽悽發誓言幹非義惟陛下留神再省三省

難夏育上言鮮卑仍犯諸郡

嘉平六年夏護烏校尉育上言鮮卑仍犯諸郡自春已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冬春足以掃滅時故護校尉田晏以他論刑被原私留京師用尚書行賄通謀中常侍王甫求為將甫建議當出師與育并力詔書遂用為將破鮮卑中郎將使凶奴中郎將南單于以下與育晏三道並出時朝廷大臣多以為不便召公卿百官會議中郎蔡邕以為書戒猾夏易伐

鬼方周宣王命南仲吉甫攘獫狁威荆蠻漠有衛霍闔顔瀚海竇憲燕然之事征討之作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成敗不可一也自漢興以來凶奴常為邊害而未聞鮮卑之事昔謀臣所精武夫戮力而所見常異其設不戰之計守禦之因者皆社稷之臣永久之策也孝武皇帝因文景之畜用度饒衍南伐越比伐胡西征大宛東并朝鮮兵出數十年帑藏空竭官民俱匱乃興鹽鐵酤權之利設告緡重

蔡中郎集 卷之六 四
稅之令民不堪命乃盜賊群起關東紛紛道路
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鈇鉞而竝出然後僅得
寧息既而覺悟乃封丞相為富民侯故主父偃
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世宗神
武將卒良猛財賦充實所拓廣遠而猶有悔况
無彼時地利人財之備而欲以動此其不可一
也鮮卑種衆新盛自匈奴北遁以來據其故地
稱兵十萬彌地千里益智益生才力勁健加以
禁網漏洩善金良鐵出者莫察漢民逋逃為其

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穎良將習兵善
戰經營西羗猶十餘年今肅欲以三年之期
專勝必克肅晏策慮未能過穎鮮卑種衆又不
弱於西羗乃欲張設近期誘戲朝廷三年不成
必迫於害禍結兵連不得中休轉運糧餼不可
勝給天無豐歲官見殫財民人流移於四方不
能還其骨骸以此時興議橫發一發不已必至
再三諸夏之內弱者伏尸強者作寇邊鄙之患
手足之疥癩也中國之困甯背之瘰癧也其不

可二也育云自秦以來三十餘發方今郡縣盜賊劫標人財攻犯官民日月有之冠帶之圻吏調政密猶不能絕况此醜虜群類抵冒心不受仁膽不畏威而可使斷無盜竊昔者高祖乃忍平城之耻吕后甘棄慢書之咎於是何者為甚是其不可三也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其外則介之夷狄其內則任之良吏後嗣遵業慎奉所遺苟無蹙國內悔之患豈與虫蝗之虜校往來之數哉乃欲越

幕踰域度塞出攻得地不可畊農得民不可冠帶破之不可殄盡而本朝必為之旰食四海必為之焦枯其不可四也夫煎盡府帑之畜以恣輕事之人當勝者未必克挾親者未必敗衆所謂危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是其不可五也按育一戰所獲不如所失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猶為大漢之羞威化不

行則欲伐之狄親避難則守為長宜通乎時變
且憂萬人饑餓與蠻夷之不討者何為大宗廟
之祭凶年不備况避不遜之辱哉今關東大國
無以相瞻又以動兵非但勞人凶年隨之其罷
弊有不可勝言者此先帝之所以發德音也夫
卹民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况以輟塞之
外未嘗為人居者乎臣愚以為宜止攻伐之計
令諸營甲士循行塞垣屯守衝要以堅牢不動
為務若乃守邊之術李牧開其原巖尤申其要

遺業猶在文章俱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
臣曰可矣臣邕愚慙議不足采臣邕頓首

答詔問災異八事

光和元年七月十日詔書尺一召光祿大夫楊
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華蔡邕太史令單
颺詣殿金商門引入崇德殿署門內南辟幃中
為都座漏未盡三刻中常侍育陽侯曹節冠軍
侯王甫從東省出就都東面十門劉寵龐訓北
面楊公南面日磾華邕颺西面受詔書各一通

尺一木板艸書兩常侍各諭旨朝廷以災異憂
懼特旨密問政事所變改施行務令分明賜等
稱臣再拜受詔書起就坐五人各一處給財用
筆硯為對臣邕言今月十日詔召金商門問臣
邕災異之意臣學識淺薄心慮愚暗不足以答
聖問綜衆變征營怖悸謹別狀上臣頓首頓首
詔問曰去月二十九日有黑氣墮溫殿東庭中
異如車蓋降氣奮勢五色有體長十餘丈形狀
似龍似虹蜺對虹著於天而降施於庭以臣所

聞則所謂天投虹者也不見尾足者不得勝龍
易曰虹之無比無德以已親也潛潭巴曰虹出
后妃陰脅主又曰五色蜺出至昭于宮殿有兵
革之事演孔圖曰蜺者斗之氣精也天度投蜺
見主惑於毀譽合讖喆曰天子外若兵威內奮
臣無忠政變不虛生古不虛言意者陛下關機
之內衽席之上獨有以色見進陵尊踰制以招
衆變若群臣有所毀譽聖意低回未知誰是兵
戎不息威權浸移忠言不聞虹蜺所生也抑內

寵任忠言決毀譽使貞雅各得其所嚴守衛整
威權機不假人則其所救也易傳曰陽感天不
旋日書曰惟辟作威唯辟作福臣或為之謂之
凶害是以明主无務焉

詔問曰正月三日有白衣入德陽殿門辭稱伯
夏教我上殿與中黃門桓賢晤言相往來不得
入遂亡公不知姓名臣聞凡人為怪皆黃極道
失下或謀上故其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則
有下謀上之病孝成綏和二年八月男子王褒

衣小冠帶劔入北司馬殿東門上殿入室解帷
組佩之招前殿署王業箏曰天帝命我居此業
收縛考問褒故公車卒病狂不自知入宮乃下
獄死是時王莽為司馬遂為篡亂亦卒誅臣竊
思之與綏和時相似而有異被服既不同來入
雲龍門而稱伯夏教入殿裏與桓賢言伯夏即
故大將軍梁高子冀冀子不韙等皆以罪受
戮殘餘非天所祐以往况今將狂狡之人為王
氏之禍未至殿省而覺亡不久伏誅夫誠仰見

上帝之厚德也。潛潭已曰有人走入宮，不知其名。大水為戒，天子驚，群陰大隆，群下竝湊，強盛也。建大中之道，舉賢良而寵祿之，則其救也。經曰：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詔問曰：南宮侍中等聞雌雞欲化為雉，尾頭毛已似雉頭，尚未變。臣聞凡雞為怪，皆貌之失也。其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時即有雞禍。孝宣黃龍元年，未央宮輅軫中雌雞化為是時。元帝

初即位，將立妃王氏為后。至初元元年，丞相史家雌雞化為雉，是歲封后。父禁為平陽侯，而后正位。王氏之寵始盛。平帝晏駕，后攝政。王莽以后兄子為大司馬，由是為亂。昔武王伐紂，曰：牝雞之晨，唯家之索。易傳曰：婦人蒞政，國不靜。牝雞雄鳴，主不榮。夫牝雞但雄鳴，尚有索家不榮之名。况乃陰陽易體，名寔變改。此誠大異。臣竊以意推之，頭為元首，人君之象。今雞身已變，未至於頭，而聖主知之，訪問其故，是將有其事而

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誠無所及頭冠或成即為患災敬慎威儀動作之容斷要御改興政之原則其救也夫以匹夫顏氏之子有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

詔問曰即社以來災青屢見頻歲月蝕地動風水不時疾癘流行迅風折樹河洛盛溢臣聞陽微則地震陰勝則月蝕思亂則風貌失則雨視闇則疾癘流行簡宗廟則水不潤下河流滿溢

明君正上下抑陰尊陽脩五事於聖躬致畿甸於供御則其救也

詔問星辰錯謬臣竊見熒惑变色入太微西門太白正晝而見臣聞熒惑示變人主當精明其德則有休慶之色又以非其月令尊宿法當君臣出端謀戒不臣太白當晝而見是陰陽爭明強國弱國強皆有失政又失道而見是為羸長候王不榮熒惑主禮太白主兵謹禮事治兵政審察中外之言申明門戶守禦之令以杜漸

防萌則其救也昔宋景公小國諸侯三有德言而熒惑為之退舍

詔問曰蝗虫冬出臣聞見符致蝗以象其事易傳曰天作不時天降灾厥咎蝗虫來河岳祀徵篇曰帝貪則政暴吏酷則誅深而蝗虫出息不急之作省賦役之費進清人黜貪電介損求安鈎省別藏以贍國用則其救也易曰得臣無家言有天下何私家之有

詔問平城門及武庫屋各損壞臣愚以為平城

門向陽之門郊祀法駕所從出門之正者也武庫禁兵所藏國家之本兵也變此二處異於瓦屋易傳曰小人在位上下咸悖其妖城門內崩潛潭巴曰出宮瓦自隳諸侯強凌主易傳曰昔一柱泥故法棄其咎宮室傾圯小人在顯位諸侯強凌主之漸正意請率由舊章黜小人以尊上整下去暴悖之愆以變柱泥棄法之咎則其救也洪範傳曰六沴作見若時共禦帝用不羞神則不怒五福乃降用彰于下

詔問朝廷焦心聞災恐懼每訪群公卿士皆各
括囊迷國莫肯建忠規闕以邕博學深奧退食
在公故特密問宜披演所懷指陳政要所先後
勿有依違顧忌以經術分別皂囊封上勿漏所
問臣邕伏唯陛下聖德允明深悼變異德音懇
誠褒臣博學深奧退食在公非臣蟻蟻愚怯所
能堪副亦臣輸寫肝膽出命之秋豈可以顧患
避害復使陛下不聞至戒哉臣邕頓首死罪伏
思諸異各應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

已赤帝之精輔或未象故屢見妖變以當責讓
因以感覺則危可為安凶可作吉假使大運以
移豈有遣告哉春秋魯定哀公之時周德已絕
故數十年無有日蝕此為天所棄故也至於今
者災眚之發不於他所遠則門垣近則署寺絲
降目前欲使陛下豁然大寤可謂至切矣幸陛
下深問臣敢不盡情以對蜺及雞化皆婦人干
政之致也即社已乘中官無地逸竄而乳母趙
嬖貴重赫赫生則貲富侔於帑藏死則丘墓踰

越園陵而子受封兄弟典郡過事既以續以永
樂門吏霍王依阻城社大為奸禍盜竊權藏
晦惑之罪晚發露雖房獨洽畏慎既幾矣乃得
姿意事必積浸然後成形虹蜺集庭雌雞變化
豈不謂是今者道路所言紛紛復云有程大
者察其風聲將為國患宜高其隄防明其禁限
深惟趙霍以為至戒且侍御於百里之內而知
外事誠當窮治何緣聞之所以令安之也又前
詔書宴旅以主氣勢為官者踰時不覺司隸校

今初考彥時執取典計教者一人綴之如玉
而戒成不朝可知而還移州釋本問末論者
謂太尉顓與交貫為玉而進暗昧已成非外臣
所能審處如誠有之近者不治無以正遠傾邪
在官當有所懲光祿勳璋所在尤貪濁九刺之
中豈宜有此牧守數十遠代既不尽由本朝反
有異輦無以示四方聖意勤勤欲清流蕩濁扶
正黜邪不得但以州郡無課而已長水校尉趙
鉉屯騎校尉蓋升其貴已足其富已優當以見

灾之故為陛下先群臣早引退以解易傳所載
小人在位之咎伏見廷尉郭禧敦髻純厚國之
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有山甫之姿故
太尉劉寵聞人襲寵忠實守固襲悃愾到直茲
宜為謀主數見訪問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優崇
委重任用責成納其英慮優游訪求以盡其情
相待以禮相引見論議當因其言居位十數年
當此之際尚儉約崇經藝浮輕之人不引在朝
廷淺短之書不于於自貴減斂手中外悚慄莫

敢犯禁不獨得之於迫沒之三公也春秋之義
以貴治賤遠間親小加大引在六逆陞階增則
堂高輔位重則上尊不宜復聽納小吏雕琢大
臣取畜馮讚厲以顛沛群臣慄慄憂懼自危非
典衡之道夫憂樂不茲喜戚異方畏灾責躬念
當崇一精意以思變則上方巧技之作洪都篇
賦之文宜自息心以示憂懼詩人畏天之怒不
敢戲豫天戒誠不可戲也宰府孝廉士之高選
不可求以虛名但當察其真偽以加黜陟近者

每以辟召不慎切責三公孝廉襍揉試之以文而竝以書疏小文一介之技命臣下超取選舉衆心不厭莫之敢言群公尚先意承旨以悅郎更舍人間職長吏便宜促行誰敢違旨至於宰府孝廉顛倒下開託屬之門上違明王舊典無益於德矣臣願陛下強納忠言忍而絕之側身踊躍思唯萬機以答天望以導嘉應聖朝既自約厲以身率人左右近臣亦宜戮力從化人自抑損天道虧滿鬼神福謙久高不危常滿不逸

群公之福諸侯凌主之戒不可不察也臣邕愚戇感激忘身敢觸忌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容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臣敢漏所問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受怨姦讐

被收時表

議郎糞土臣邕頓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今月十三日臣被尚書召問臣從大鴻臚劉劭前為濟陰太守臣屬吏張宛長休百日劭為司隸又託河內郡吏李奇為州書佐及營護故河南尹

羊陟侍御史棊母班劭不為用致怨之狀臣征
營怖悸肝膽塗地不知死命所在臣豈死罪臺
所問臣三事其遠者六年近者三歲竊自尋案
寔屬宛竒不及陟班其婚嫁為黨臣牀父衛尉
質及邕不敢屬劭宜以臣對與劭參驗臣父子
誠有怨恨故中傷劭劭勢所當因臺問具臣恨
狀不能受臣為覆蔽臣得以學問特蒙褒異執
事祕館文學所著列於目前姓名各象簡乎聖
心今年七月召詣金商門問以變異詔書褒諭

責臣喻旨誘臣使言臣愚黷出命忘體不顧後
患譏切公卿內及寵近區區欲答上問拯救怪
異為陛下圖康寧之計而已預知所言者當必
怨臣陛下不念忠言密對多所指刺誹謗卒至
便用親怪豈不負盡忠之責哉每有灾異輒令
百官上封事欲以除凶致警改攻息譴而言者
不蒙迺納之福反陷破亡之禍群臣杜口以臣
為戒誰敢復為陛下盡忠者乎臣季父質連見
拔擢位在上列臣被蒙恩渥數見訪問言事者

欲陷臣父子破臣門戶非復發糾姦伏補益國
家者也臣年四十六孤特一身前無立男得以
盡節王室託名忠臣死者餘榮然恐陛下不復
聞至言矣臣愚以凡冗招致禍患自臣職耳臣
對問時質為下邳相不聞臣謀今者橫見逮及
使質恨以衰老白首隨臣摧沒梓內坑陷以快
言事厭副其言誠寃誠痛陛下仁篤之心必不
恐此思之未至耳臣一入牢檻當為箠楚所迫
趨歛章辭情何緣復達臣死期垂至冒昧自陳
乞身當辜戮免質并坐臣死之日則生之年也
唯陛下加食為百姓自愛臣豈死罪

蔡中郎文集卷之六終

蔡中郎文集卷之七

和熹鄧后謚

孝和鄧皇后崩群臣謀謚於是尚書陳忠上言
以為鄉黨叙孔子威儀俯仰無所遺彤管記君
王纖微大小無不舉是以德著圖籍名垂於後
伏唯大行皇后規乾則坤兼包日月厥初作合
允有休烈貫魚之次加於小媵中饋之叙昭於
帷幄遭家不造三瓦之厄孝殤幼冲國祚中絕
海內紛然群臣累息加以洪流為灾札莖為害

西戎蠢動武威侵侮并涼猗夏作寇振驚勃碣
家有揀薇之思人懷殿屎之聲皇太后參圖考
求求人之瘼度越平原建立聖主垂疇咨之問
遵六事之求勞謙克躬菲薄為務是以尚官損
服衣不繁英饗人徹羞膳不過擇黃門闕樂魚
龍不作織室絕伎纂組不經尚方抑巧雕鏤不
為離宮罕幸儲峙不施遊方斷篚侏離不貢器
出宮妾免遣宗室沒入者六百餘人以紓鬱滯
奉率舊禮交饗祖廟以展孝子承歡之敬蠲正

憲法六千餘事以順漢氏三百之期經藝乖舛
恐史闕文命衆儒考核東觀閣學博士一缺廣
推十人何有伐檀茅茹不拔屢舉方且顯擢孝
子遵忠孝之紀啓大臣喪親之哀疾貪吏受取
為姦糾增舊科之罰惡長吏虛偽進退黜之十
年追世祖功臣國土或有斷絕封植遺苗以奉
其祀爵高蘭諸國胤子以紹三王之後事不稽
古不以為政政不惠和不備於策猶不自崇傳
謀遠暨乞求厥中刑之所加不阿近戚賞之所

及不遺側陋終朝反側明發不寢徒以百姓為
憂不以天下為樂聖誠著於禁闥而德教被於
萬國故自昏墊以迄康乂糴入千石以至數十
叛虜降集賊寧邊垂胡革去塞永元之世以為
遺誅今畏服威靈稽顙即斃徼外絕國慕義重
譯求獻其琛史官咸賀請作主頌却而不聽郡
國咸上瑞應寢而不宣乞恭挹損密勿在勤遭
疾不豫垂念臣子御輦在殿顧命群司流恩布
澤大赦天下有始有卒同符先聖昔書契所載

虞帝二妃夏后塗山高陽有莘姬氏任母徒以
正身率內思媚周京為高未有如大行皇后勤
精勞思篤繼國之祚正三元之衡康百六之會
消無妄之運者也功德巍巍誠不可及漢世后
氏無謚至於明帝始建光烈之稱是後轉因帝
號加之以德高下優劣混而為一遠禮大行受
大名小行受小名之制謚法有功安居曰熹帝
后謚禮亦宜同大行皇太后宜謚為和熹皇后
上稽典訓之正下協先帝之稱

為陳留太守上孝子

臣前到官博問掾史孝行卓異者臣門下掾申屠負稱孝子平丘程未年十四歲時祖父牀病歿未抱伏牀尸踣泣悲氣口乾氣少喘息絕屬舅偃哀其羸劣嚼素肉以哺之未見食噓唏不能吞咽麥飯寒水間用之舅偃誘勸哽咽益甚是後精美異味遂不過口常在柩旁耳聞牀名目應以淚前太守文穆召署孝義童云以牀未葬不能至府舍臣輒核問掾史邑子殷盛宿彥

等辭驗皆合臣即召來見未年十四歲顏色瘦小應對甚詳臣問樂為吏否垂泣求去白歸喪所臣為設食但用來麥飯寒水不食肥膩舅本以田作為事家無典學者其志行發於自然非耳目聞見所做効也雖成人之年知禮識義之士恐不能及伏唯陛下體天心之德當中興之運躬秉萬機建用皇極神紀聘於無方泝暢洽於群生故臨行感時而生美義因政以出清風奮揚休德謏漫太平之前昭驗已著臣誠伏見幸

甚臣聞魯侯能孝命於夷官張仲孝友侯在左
右周宣之典寔始於此且烏以及哺託體太陽
羔以跪乳為贄國卿禽鳥之微猶以孝寵况未
稟純粹之精奕立百行之根原其人殄瘁而曜
彌光其族益章臣不勝願會使未美昭顯本朝
謹陳狀臣頓首

薦邊文禮

明將軍以申甫之德當中興之隆建上將之任
應秉國之權妖寇作孽震驚京師運疇帷幄定

策屆勝先擒馬元歸近之變天兵致誅充豫以
清冀荆用次雲消席捲克厭衆心王室已寧萬
國兆民莫不賴祉伏唯幕府初開博選清英華
髮舊德並為元龜成功立事莫不畢舉雖振鷺
之集西雖濟濟之在周庭無以或加伏見陳留
邊讓字文禮天授逸才聰明賢智纂成伐柯不
遠之則齟齬夙孤不墜家訓始任學問便就大
業閒不遊戲初覽諸經見本知義尋端極緒受
者不能答其問章句不能遠其意詩書易禮先

通三業以次大義畧舉衆傳篇章無術不綜心
通性達割織入冥口辯辭長而節之以禮安詳
審固守持內定非禮勿動非法不言據狐疑之
論定嫌審之分經典交至檢括並合衆夫嘉焉
莫之能奪使讓生於先代在唐虞則元凱之比
當仲尼則顏冉之亞豈徒世俗之凡偶兼渾是
非講論而已哉才藝言行卓逸不群階級名位
亦宜超然不以常制為限長幼之拘若復輩從
此郡選舉非所以彰瓌瑋之高價昭大知之絕

足也傳曰西牛之鼎一旦立之以烹雞多汁則
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焦而不可熟大器之於小
用固有所不宜也邕誠竊恠悒怪此寶鼎未受
犧牛大羹之和久佐煎熬膏馘之間顧明將軍
回謀守慮思垂采納就讓疾病當親察之更以
屬缺招延表貢行壯列于王府躋之宗伯納之
機密展其力用副其器量夫若以年齒為嫌則
顏淵不得冠德行之首子奇不得紀治阿之功
苟能其事古今一也密既特表及期而行邦國

其昌邕寢疾羸匍匐拜寄不敢須通

薦皇甫規

臣聞唐虞以師師咸熙周文以濟濟為寧區區之楚猶用賢臣為寶衛多君子季札知其不危由此言之忠臣賢士國家之元龜社稷之楨固也昔孝文愠匈奴之生事思李牧於前代孝宣忿奸邪之不散舉張敞於亡命况在於當時謙虛為罪而可遺棄臣伐見護羗校尉皇甫規少明經術道為儒宗修身力行忠亮闡著出處抱

義皦然不污藏器林藪之中以辭徵召之寵先帝嘉之群公歸德盜發東嶽莫能嬰討即起家叅拜為泰山太守屠斬桀黠綏撫脆弱青兗之郊迄用康又自是以來方外有事戎狄猾夏進簡前勲連見委任伏節舉麾威靈神行演化凶悍使為慤愿愛財省穡每有餘資養士御衆悅以亡死論其勇勞則漢室之干城課其文德則皇家之腹心誠宜試用以廣振鷺西甌之美臣以頑愚忝汚顯烈輒流汗墨不堪之責不勝區

區執心所見越職督言罪當死唯陛下當留神
宥察臣邕

蔡中郎文集卷之七終

蔡中郎文集卷之八

表太尉董公可相國

臣其等聞周有流彘之亂而宣王以興漢有昌
邑之難而中宗以昭由此觀之天生神聖特以
靖亂整殘丕誕洪業輔佐重臣國之楹棟生應
期運稟氣山嶽是故申伯山甫列於大雅蕭曹
邢魏載於史籍國遭奸臣孽妾制弄主權累葉
相繼六十餘載火熾源沸浸以不振威移群下
福在弄臣海內嗷嗷被其傷毒故大將軍慎侯

何進盡忠出身備議盪滌以清季朝群凶遭難
兵起亂作元舅上卿先寇受害禍至執殤社稷
傾危太尉郡侯卓起自東土封畿之外義勇憤
發旋赴京師先陳便宜列表奸猾群匿情狀辭
意激切感物寤需精兵虎臣承持卓勢奪擊醜
類漏刻之間靡有孑遺卓聞乘輿已趨河津身
率輕騎長驅芒阜上解國家播越之危下救兆
民塗炭之禍然後黜廢頑凶爰立聖哲天心聿
得萬國賴祐及至差功行賞辭多受少近臣幸

臣一人之封戶至萬數今者受爵十有一人總
合戶數千不當一非所以褒功賞勲也今月七
日卓又上書辭疾讓位乞就國土上違聖主寵
嘉之至下垂群心瞻仰之望臣等謹案漢書高
祖受命汎離藏竄十有二年陛下應期中興龍
飛踐祚奸臣嬖孽一時殄盡憎疾臣者隨汎埋
沒太尉郡侯卓收拾洗濯上臣高第補侍御史
轉治書御史陛下天地之大德聽納大臣扶飾
文舉遂用臣邕充備機密三月之中充歷三臺

光榮昭顯非臣愚蔽不才所當盜竊非臣碎首
糜軀所能補報如卓者陛下當益隆委任數加
訪問厚其爵賞責以相業之成臣等不勝大願
謹陳狀臣邕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臣聞世宗之時田千秋有神明感動至一言以
寤聖聽昭發上心故有一日九遷臣邕州萊小
臣思謀愚淺生不千秋職不狎練加以新來人
朝不更郎署攝省文書其猶面墻陛下統繼大
業委政冢宰太傅隗以舊典入錄機密事尚書

今日碑先輩舊齒德更上公僕射允故司隸校
尉河南尹尚書張熹已歷九列魯旭侍中牧守
宣藩剖符數郡唯臣官薄微賤特單匹此六臣
臣當自知况於論者將謂臣何足以任夙夜寤
歎寐息屛營無顏以居無心以寧明時階級人
所勸慕乞在他署抱關執籥以守漏刻則臣之
心厭抱釋降榮於悴退顯於進不勝區區懇戒
不敢肅飾

巴郡太守謝版

臣尚書邕免冠頓首死罪臣猥以頑闇連值盛
時超自群吏入登機密未及輸力盡心日下五
府舉臣任巴郡太守陛下不復參論府舉入奏
驚惶失守非所敢安征營累息不知所措臣豈
頓首死罪知納言任重非臣所得久忝今月丁
丑一章自聞乞閑冗抱關執籥不意錄符銀青
授任千里求退得進後上先遣為衆所怪不合
事宜願乞還詔命盡力他役死而後已臣猥以
愚暗盜竊叨時周旋三臺充列機衡出入省闈

登踏丹墀承隨同位與在行列以受酒禮嘉幣
之賜詔書前後賜石鏡奩禮經素字尚書章句
白虎議奏合成二百一十二卷及蓮香歎子唾
壺彈碁石秤黎錫汁器園盧諸物誠念及下錫
惠周至每勅勿謝前後重叠雖父母之於子孫
無以加此未得因緣有事答稱所蒙不意卒遷
荷受非任臨時自陳未蒙省許慘結屏營蹶踣
受拜命服銀青光寵休頭上耀祖先下榮昆裔
誠非所望臣邕頓首死罪巴土長遠江山修隔

頃來未悉輯睦劉烏撫寧有方柔遠功著臣當
以頑蒙不閑職政宣暢聖化導遵和風非臣才
力所能供給必以忝辱煩汚聖朝幸循舊職當
竭肝膽從事筋絕骨破以命繼之

宗廟祝嘏辭

嗣曾孫皇帝某敢昭告於皇祖高皇帝各以后
配昔受命京師都於長安國享十有一世歷年
二百一十載遭王莽之亂宗廟隳壞世祖復帝
祚遷都洛陽以服中土享一十一世歷年一百

六十五載予昧小子遭家不造早統洪業奉嗣
無疆關東民吏敢行稱亂搃連州縣擁兵聚衆
以備叛逆震驚王師命將征服股肱大臣推皇
天之命以已行之事遷都舊京昔周德缺而斯
于作應運變通自古有之於是乃以三月丁亥
來自雒越三月丁巳至於長安勅躬不慎寢疾
旬日賴祖宗之靈以獲有瘳吉旦齋宿敢用潔
牲一元大武柔毛副鬣高祭明晰香合嘉蔬香
蕕醢醢豐本明菜醴酒用告遷來尚享

九祝辭

高皇帝使三祝承致多福無疆於爾嗣曾孫皇帝使爾受祿於天宜此舊都萬國和同兆民康又眉壽萬年子子孫孫永守庶民勿替引之

宗廟迭毀議

左中郎將臣苞議以為漢承亡秦滅學之後宗廟之制不用周禮每帝即位輒立一廟不止於七不列昭穆不定迭毀孝元皇帝皆以功德茂盛尊崇廟祔孝文曰太宗孝武曰世宗孝宣曰

中宗時中正大臣夏侯勝猶執議欲出世宗至孝成帝議猶不定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據經傳義謂不可毀上從其議古人考據重慎不敢私其君父若此甚至也後遭王莽之亂光武皇帝受命中興廟稱世祖孝明皇帝聖德聰明政參文宣廟稱顯宗孝章皇帝至孝烝烝仁恩溥大海內賴社廟稱肅宗比方前事得禮之宜自此以下政事多變權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褒崇至親而已臣下懦弱莫能執夏侯之直故

遂衍益無有方限今聖朝遵古復禮以求厥中
誠合事宜禮傳封儀自依家法不知國家舊有
宗儀聖主賢臣所共翔定款就六廟黜損所宗
違先帝舊章未可施行臣謹按禮制七廟三昭
三穆與太祖七孝元皇帝世在第八光武皇帝
世在第九故以元帝為考廟尊而奉之孝明遵
制亦不敢毀元帝於今朝九世以七廟言之則
非所宗八月酌報可出元帝主比惠景昭成哀
平帝五年一致祭孝章皇帝孝桓皇帝親在二

昭孝和皇帝孝順皇帝孝靈皇帝親在三穆廟
親未盡四時常陳孝明以下穆宗敬宗恭宗之
號皆宜省太以遵先典殊異祖宗不可參竝之
義今又總就一堂崇約尚省不復改作惟主及
几筵應改而已正數世之所闕為無窮之常典
稽制禮之舊則合神明之歡心臣愚竊議不足
採臣邕云云

上始加元服與群臣上壽

伏唯陛下應天沐靈丁其中興誕在幼齡聖姿

碩義威儀孔備俯仰龍光顏如日星言稽典謨
動蹈規矩緝熙光明思齊周成早智夙就叅美
顯宗令月吉日始加元服進御憤結以章天休
臣妾萬國遐邇大小一心同歡同喜逸豫式歌
且舞臣等不勝踊躍鳧藻謹奉生頭酒九鍾稽
首再拜上千萬壽陛下身茲吉福永守皇極通
遵太和靖綏六合宜民宜人受祿於天書曰一
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唯永詩曰顯顯邛邛如
珪如璋令聞不忘萬壽無疆

表賀錄換誤上章謝罪

今月十八日臣以相國兵討逆賊故河內太守
王臣等屯陳破壞斬獲首級詣朝堂上賀臣邕
奉賀錄故羽林郎將李參遷城門校尉而署名
羽林左監右衛在朝堂而不在錄咎在臣不詳
省案使參以亡為存衍以存為亡錯奏認錄不
可行侍御史劾臣不敬當賜刑書懲戒不恪陛
下天地之德不辱牧戮丙辰詔書以一月俸贖
罪臣邕怔營慙怖屏氣累息不知所自投慶臣

邕頓首死罪臣不惟石慶數馬之誤簡忽校讎
不謹之愆雖見原有仰愧先臣傷肌入骨不勝
忪蒙流汗

讓高陽侯印綬符策

詔制左中郎將蔡邕今封邕陳留雍丘高陽鄉
侯下印綬符策假限食五百戶歲五十萬穀各
米

臣稽首受詔忤營喜惧精魄播越恍惚如夢不
敢自信臣伏惟糠粃小生學術虛淺少竊方正

長歷宰府備數典城著作東觀無狀取罪捐棄
朔野蒙恩徙還退伏猷畝復階朝謁進察憲臺
遂充機密令守巴郡還備侍中車駕西還執鞭
跨馬及看輪轂升輿下軫扶接聖躬既至舊京
出備即將中外兩親對越省闈群臣之中特見
褒異訖無雞犬鳴吠之用常以汗墨愧負恩寵
誠不意寤猥與公卿以下錄功受賞命服金紫
爵至通侯非臣州萊功勞微薄所當被蒙臣邕
頓首死罪臣十四世祖肥如侯佐命高祖以受

爵賞統嗣曠絕除在匹庶臣才遺苗裔復蒙顯
封前功輕重不侔慙惶累息無心怡寧唐虞之
朝猶美三讓臣者何人受而不讓臣不勝戰悼
悚惕詣闕拜章上所假高鄉侯印符策伏受罪
誅臣得微勞被受爵邑光寵榮華耀耀祖禰非
臣小族陋宗器量褊狹所能堪勝非臣力用勤
勞有所當受誠無安寧甘悅之情拘迫國憲下
不敢逆苟順恩旨退省金龜紫綬之飾非臣容
體所當服佩中讀符策誥戒之詔非臣才量所

能祇奉歷曰彌久震懼益甚臣聞高祖受命元
功翼德與共天下者爵土故曰使黃河若帶太
山若礪國之永存爰及苗裔夫山河至大猶謂
之小重功輕賞如此其至也是以戰功之事大
有陷堅破敵斬將搃旗之功小有馘截首級履
傷涉血之難勤苦軍旅連年累歲首如蓬葆體
如漆幹勞瘁辛苦如此其重也以受爵土誰曰
不宜今者聖朝遷都應順天人奔走之役臣僕
職分宜然臣事輕葭藁功薄蟬翼臣恐史官錄

書臣等在功臣之列陷恩澤之科垂名後葉作
戒未嗣非本朝之德政遇臣之長策臣是以宵
寢晨興叩膺增歎心煩慮亂喘呼息吸且鶴鶴
巢林不過一枝鼯鼠飲河不過滿腹小人之情
求足而已不勝大願乞如前章云云

臣忝自叅省資非哲人藩屏之用器非殿邦佐
君之才憂心灼烜耳目昏冒松蒙蔽罔累息屏
氣臣聞稷契之疇以德受命功德靡堪讓所不
如昔之汜正不亡禮讓其下化之春秋采焉臣

小醜不足勗勵以躡高蹤以詩人斯亡之戒觀
見符策君國之誨兩印雙紱竝在鞶帶至德元
功器量弘大猶且踧踏無心寧止况臣螻蟻無
功德而散息茸闕何以居之且晏嬰辭却殿之
邑張良辭三萬之戶書籍紀之以為美談夫人
君無弄戲之言憲法有誣枉之効臣不敢違戾
筋虛以距上旨親確之誠與神明通謹奉章請
闕頓首敢固以請息伏唯留漏刻一省僮沒之
日同壽松喬

蔡中郎集

卷之八

七

蔡中郎文集卷之八終

